

宗氏又遠矣余將爲君謀梓之以示緒未可廢者

五經考訓自序

鄭汝璧

夫經之言常也宇宙云爲隨時變易而道貞夫一修
古倅凶有大常而不可易者存聖人法天因其變易
者以著其不可易者筆之書而經作經作而造化性
命之原禮樂政事之紀美惡治亂之故盡於此而聖
人之言與聖人之心亦盡於此故經外無道經外無
學第其辭精而旨遠學者卒未易窮而傳注於是乎
資漢人近古而善訓義宋人近道而善析理窮經者
稱筌筏焉然箋釋疑案或各出己意以注經又以意

續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序

聖

注注駢拇枝指有探汗牛學者窮年兀兀而無所得
則泉而厭棄之其或優游於諸子二氏索隱鑿空而
經於是乎晦夫資注以明經而適以晦則浩而寡要
澆而喜新駭志於其變易者而不知不可易者之爲
常也夫說經若御天秒混沌者無涯而索之有涯則
泥彼其軌度流運者可知而委之不可知則闇惟知
其可知者而會其所不可知者天之高也可坐而得
也夫竊經亦何異是余撫東土式瞻關里吾夫子訓
述之歷在焉竊思廣其遺經而若於繁注偶得五經
旁訓猶刻暇一披玩注簡而旨明欣然若有會焉

始二三大夫刪冗考誤補其闕畧正其句讀而界之

梓以公同好嗟夫學貴專門漢人守一經若傳窮演
師說終其身不貳明經稱盛焉然甲乙相軋者接盾
矛而不相爲用抑何隘也夫全經目天下之道若五
緯展天五行開物缺一不可者也故會萬於五非略
全經不能盡三才之用會五於一則易簡理得安事
誇多多滋靡耳今之治經者吾惑焉以常亡奇也而
厭卽知常而重以紛錯不易竟也而又厭其弗厭而
語怪焉者過之而鑿鑿乃益離道逐爲天下裂茲刻
經綜其全而訓從其約要合靡厭而或無鑿焉爾矣

續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序

聖

雖然自取士由明經士祇占其一以媒聲利或泛涉
焉而資口耳甚且畔而弁髦之又安用經爲也茲刻
毋乃贅乎則非余所敢知矣

恩休紀自序

李銜

銜才微歲晚謬拜中都之命查負經年種種皆大整
自陳待擢擯不盡辜主爵者不以爲不肖誤從諸撫
臣後請留蒙特旨賜休會銜有請罷中使疏疏抄以
去就爭聖意蓋因而成之然猶運鈇鉞之誅儻容以
理去恩波浩蕩感且不朽歎躑躅驚顛骨首邱日望
熙朝清泰寓內長康羨從周魯深受舍鼓太平此則

愚臣所願能以報主恩者也。雖時節長者多移宰相，魁勞蓋古者，不可不得仕之義。謂之不覺過情，乃其變治危明，各言言切至，所謂同心如齒者，非耶？夫言責官守，各有攸司。徒生平才未滿於分內，思罔出於位外，而心最恥為名高，誠恐不察者，謂非言責而以言博去安所，遂罪哉！今一疏具在，原塵以職，穿爭所謂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非敢以言去也。

讀易蒐自序

鄧廣唐

一畫屯之世也，美里而毒，始屯而變，繼環而後，皆處艱難，有所託以撥窮，其不得已，何嘗操券責古，固歸

續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序

四

然不爽，迨禍風后於庭，而信且求之京，焦管郭之流，猶有重焉者，雖即放左氏卜法，與今時絕不類，數之失，傳久矣，或曰：數何如理，不聞索難為人之對，三大夫乎？知不能及，則不能見，非由外也。然則遵奉殘缺，祖宋賢而守其說，足矣。漢疏有變他傳說，又何求焉？曰：非然也。易固廣大變化之書也，三書無端，交又不變，深理者，以為深，深者，以為高，高之所是，後或非之，此之所疑，彼或信之，各出所見，以得津，許翁之手，測海而河也。王輔嗣之言曰：象之所以得成，存者，土必致一也，爻之所以得成，延者，原必無二也。物无妄

然必由其理，故六爻相錯，可舉一以明也。剛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蘇子瞻之言曰：其實有不客言，在故以其似者告也。達者因似以識真，不達則又見其似似者，而日以違矣。宋元晦之言曰：以一時而索卦，而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楊俊仲之言曰：道一而已矣。三才一萬物一萬事一萬理一坤者乾之偶也，震巽坎艮離兌乾之變錯者也，無二就也。一言之謂之乾，兩言之謂之坤，八言之謂之八卦，又別而言之謂之六十四卦，又謂之三百八十四爻，又謂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又謂之無窮。皆此物也。數于者，或即事以明理，或溯源以該流，其為經傳，曰：象則一也。新維商，置子木，橋鹿子，庸，既曾子弓，流傳何政之有，余特昧甚。讀易三十年，又思憂患，不自揣量，細羅舊聞，裁諸管見，求庶幾無誤於理斯已矣。徵言與義政云：或知嗟乎，讀易之為憂患多矣。旨丁亥秋，禪退居士鄧廣唐書於惠壤之空齋。

續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序

五

讀易蒐續序

張玉書

自漢以後，治六經者，人各得一師說，白首而不敢變其說，愈紛其義，愈廣。京房氏以陰陽爻變解易，而

緯之學祖之王輔嗣以清談解易而虛寂之學祖之
管公明以算數解易而奇遁之學祖之符謙算數備
者所不道惟弼註爲近世所宗然弼善學老氏者也
性命之學流爲老莊老莊之學流爲申韓支分派別
屢變而失其傳極其害不至於賊天下不止烏乎會
聖人之教而支離若是乎易之爲書彌綸六合包孕
萬象凡後世諸儒假託附會牽引穿鑿者大抵皆易
象中所有但欲執此以求符契於聖人之旨則不啻
眇者牖中窺日而已聖人以易爲日用飲食而後人
務爲新奇可喜以愚惑天下之耳目此其所以蔽也

緡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序

吳

從來設學嗜古之士史傳所載指不勝屈而踐履篤
實者什不能得一或身負天下重名一旦臨大事顛
倒替亂猝然而有折足傾轍之敗非其才不厚力不
裕不善學易故也夫學易而不真於道不獨無適於
用且喪其身世之履壯搆險出處不慎而卒踵京房
之禍者亦豈鮮哉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吾夫子之說易也吁盡之矣程朱
傳義反覆象占研理深而攝教廣故其書至今不廢
帖括家銅函閣習備耳剽目習而弗知寶水鄒先生
高之網羅舊聞折衷大義著讀易蒐若干卷立論精

微切實祖伊川而禱考亭其餘諸家緒說旁譟博取
如裔耳之繭附焉而皆不悖於聖人知危知懼之旨
其爲經傳羽翼有疑夫六經同一旨也不以鑿累質
不以巧旧實不以繞綺醜黷而厭布帛菽粟後生小
子辨途而趨庶幾無歧路矣乎康熙辛酉仲夏
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
陳澄心

立良止爲伯有故也易爲乎立公孫洩曰鄭人殺子
孔伯有而皆不以君命然伯有死爲厲子孔死不爲
厲苟因其爲厲立其子其不爲厲者不立則是君之
爵祿鬼得而要之鬼得而劫之也故子產先立公孫

緡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論

吳

洩以及良止及云者言欲立子孔子因及伯有子以
此二大夫罪皆不宜遽斬其祀始爲之存亡繼絕焉
此亦殺蔡叔而立蔡仲之說也鄭人於是謂子產權
也而不戾於經蓋事固有意立於此而義形於彼者
子產能以其意起其事復能以其義隱其意是使鬼
陰食其意而使人顯服其義也雖然子產豈獨以其
義隱其意且欲以其意寄其威使彼之喜匪賦以殺
人者知所畏而已矣而實則伯有不能爲厲是亦殺
伯有者之自爲厲也蓋天下之毒皆胎於怨而天下
之憐皆發於忍忍則凶內殺氣入於心怨則凶外瀆

事交於物而况夫忍與怨蓄久乃生悔因悔以致疑因疑以致懼至於懼則尸委其室而鬼栖其庭矣吾故謂伯有不能爲厲是亦帶與段之忍焉怨焉而自爲厲也是亦帶與段之悔焉疑焉懼焉實自爲厲而乃見爲伯有之爲厲也然則子產之立良止非乎立良止爲伯有是謂以物歸鬼立良止爲伯有之殺帶與段是謂以鬼威物夫子產亦曰天下惟忠憤之氣不可撲滅亦唯怨毒之氣不可解散忠憤不可撲滅故洎乎日星爲精聚爲川岳爲神而被於民物爲福澤怨毒不可解散故附於木石爲妖結於水土爲怪

而中於仇敵爲災禍今以伯有之強魄載其怨毒則其以壬子殺帶而以壬寅殺段也事或有然也豈唯伯有杜伯射王於鎬也公子彭生豕立而啼也趙王如意爲蒼犬以擊呂雉也范曄之妾名紫者之忽變爲赤幘長鬚手劍以殺孟珙也事亦猶是也要其說皆誕不足信然君子猶欲取以存誠焉曰鬼如是其爲厲也庶其足以懼後之喜睡吐以殺人者也雖然必謂鬼能爲厲蓋亦有睚眦殺人而鬼不爲厲者矣唯謂鬼不能爲厲而自爲厲焉則未有睚眦殺人而不病心發悻悻呼服謝罪而慚也

死而或發於噴噀形於夢魂事更酷於爰書之所懲而痛於狂狴之所鞠則謂鬼能厲之足以威物又不若謂鬼不能爲厲而自爲厲者之尤足以威物也

微劉子翼不至

陳澄心

子翼素矯監名行褒然有整躬率物之望居恒人有過輒面責之李百藥嘗稱劉四雖復屬人人終不恨蓋其生平大節誠有足以服物者仕隋爲秘書監遭隋不道不得行其志以事罷歸仇猶城居亡何隋亡唐貞觀初太宗下詔徵之以母老不至或譏子翼亂進治退躬遂明盛而甘自晦通似不明於出處之義

不知此正子翼之所以爲子翼也伯夷疾惡過嚴而自處甚正武王伐商卒以恥食周粟死子翼雖不能爲隋死然終不忍與封德彝宇文士及輩四面汚行以甘心於異姓之朝吾謂子翼之老死仇猶城與伯夷之餓死首陽山迹若稍異其於生平大節無媿一也且太宗於隋室舊臣因其降而錄用則有之未聞有下詔徵者顧獨下詔徵子翼亦以子翼素著剛直爲世大賢庶幾望其來有以輔朕不逮耳乃子翼果能不忘故君且欲終養老母夫不忘故君忠也終養老母孝也子翼雖不起太宗愈益敬慕焉不強起之

也不然使其間命擬行信道而進豈獨太宗心鄙之而平日爲所譴訶而糾責者必且私疑而議曰是何刻以絕物而起以律身也是沽譽者也是飾節者也是如是則劉四雖欲復罵人也豈可得哉

樊門三節傳

李嗣年

緒爲所東僻壤而山水獨甲於他邦如仙都鼎湖黃龍諸山皆奇峯突兀拔地矗天孤峭特立莫可攀躋故其間多產磊落奇偉之士而婦人女子亦多知書識禮守節不渝者然未若樊姓一門三節之尤足重也樊氏爲吾籍望族嘗考其世系自邦昌娶詹氏生

緜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傳

辛

子士度方八歲而邦昌早世詹氏年二十九歲守節撫孤備嘗艱苦卒以成立鄉里高其行尊爲女師後之以節著者大約聞詹氏之風而興起云厥後士度生全鼎娶李氏爲吾家始生子王禎甫六歲而全鼎又早世姑年方二十五歲其守志也苦其訓子也嚴王禎固穎敏善承母訓年未弱冠補邑諸生有名娶施氏稱賢淑與同歲王禎以三十三歲而亡生二女長歸吾弟李芝年次適徐之翰產二男長曰繼榮次曰采星無子始婦二人形影相吊孤苦相依較前詹之守節爲尤難而節操風範則其後先相望此足而

立者也當雍正元年間親長暫議爲立嗣乃以家道

衰薄昭穆未協難其人而不果遲之又久至今乾隆十年某修家乘親長石臣贊先德容斯茂等有仁厚之行例苦節之貞始議以徐之翰長男繼榮者承祀蓋憐其窮於其苦不欲以累代之高風苦節而聽其主喪乏人絕其血食也贈黍居歲末與王禎爲夙好知之最悉故問其立嗣也驚喜欲狂因爲作三節傳以誌之且以俟採風者擇焉夫山川間氣不鍾爲傑士偉人而成爲貞女節婦蓋不勝感慨歎歎低徊欲絕云

緜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傳

聖

贊曰吾聞美盛德者必昌源遠者流長根深者末茂又曰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樊門四世三節宜乎瓜瓞日盛子姓繁衍乃敬傳而竟之嗣天道尙可問哉且地處椰莊又無有力者爲之問於朝而旌表其間墓至沒沒不彰與凡婦等亦可悲矣所可幸者承繼有人猶得延一綫之傳於後而三世之守節爲不虛王禎公有知含笑於地下矣

遊仙都記

明鄭汝賢

仙都山志稱三百里皮邑所居猶然郭郭耳而鼎湖諸勝則去邑可二十里許蓋道家所稱新仙二十九

洞天者若明庭云游人浮慕仙都而欲以窮日盡其
勝即應接衣帶前猶不能一瞬尙何暇奇技哉萬曆
庚寅夏五月李參知鐵城先生約余遊問誰能主
者而得余內弟樊季思甫請持數日糧以從拉李友
子敬會他幼遂以是月九日先登肩輿抵下洋主人
挈舟以待小酌溪頭大樹下而後入舟時過兩新陂
水光浮天如蔚藍南薰時時拂船快人襟裾再折而
渡石橋橫小赤壁下壁立可千仞上峭出而閣雨雪
色獨白可題名一名仙人榜餘俱傾壁下澄潭如半
珠灣曰錯采閃閃如金錠稍得搆則空中樓閣耳爲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記

五

徘徊久之溪上洗起觀趙侯船片石欹橫若藏舟於
壑上鑄石舟二大字曲棹穿巖而北泊問漁石鑿蘿
百級上鳴咎洞洞連如房櫺東嶺夜半先受日而興
湖當尊綠波繞檻景用益勝爲歌遊仙三闕命得無
算起讀宋元題石多挈家來遊因想昔人之致無用
畢婚嫁爲矣已復下舟沿灣灣洞至鍊金環登群玉
臺臺倚五老峰若招余輩相揖讓者時已亭午遂飯
主人故喜漁居人間攜客至則爭舉網取魚會水漲
不多得然足佐卮酒時日薄西汜月出東山兩暉爭
吞吐于淋漓空明中心目爲豁歸可憩仙都草堂榻

外王母墓卽朱文公獨峯書院址也坐印月池頭主
人吹簫與漁歌互禽夜連牀宿草堂西偏余與參知
臥坐一館乃就寢質明樊伯子季本與其季季明各
遺餽避屨湖峯前主人爲幄舟中郭日乃波仰視鹿
湖千雲轟起峯頭松枝蒼蒼如龍舞卽武夷雁宕諸
奇峯要以秀峭有之乃若秀絕附麗畢舉隆崇宜無
及此者已入玉虛宮前擁雲屏望鼎湖几席間惜山
緒臺荒殊之蒼鬱耳宮右直上則金龍洞妙庭觀在
焉期以飯罷往乃漁者大集請觀魚遂復入舟網罟
鱗比得魚十倍於昨時子敬甫且至至時已酣雀躍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記

五

馳呼真態可掬遂扶掖偕上忘歸洞洞故軒豁下傳
龍舌洞夕陽盤彩如霞綴綺疏自足兩人坐石高歌
聲互雲際下視舟幄若幔亭禮如也歸信曉風復遠
月池頭夜分乃寐其明日爲芙蓉嶂遊時水落石出
主人呼數十指潞水道遇壓處輒負而上行里許爲
坂堰田村居人可百家水稍澄泓山亦葱翠無巉峴
狀而境漸幽足音漸少居然武陵源也呼大白酌樊
叔子季崇所遺斗酒停舟就美齋爲新聲居人未之
前睹聚而堵觀孺子駭而問客從何來豈其謫仙且
飲胡麻乎邈珠潭而上不可舟則取道山椒參知先

發度嶺如飛田父相訝何翁鬢鍊乃爾行一二里許
緣溪攢諸巨石如潛虬如躍馬如踞象如叱羊如飛
仙擁者甚衆其一銳而出峯之巔儼如黃冠登壇作
法二三如了髻番奴解辯重譯而來故俗呼曰回巖
溪南雞犬相望蓋沐白也居者百數十家石碓舂聲
札札傳空谷而回響如考鐘鐘坐飲連環洞居人進
茶起步而北崖口稍寬入轉窄紫石簇簇如芙蓉萬
朵亂撲眉睫志所稱芙蓉嶂直外戶耳參知見而大
呼余等踵至且賦且賞遂相與深入凡數轉徑逾窄
陡擁一峽給硯相向石門中間可丈餘稍進則二柱

縉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記

雷

聳峙忽闕而峭兩山抱之中懸一石如丹鼎上圓下
洞可坐十人前向石屏左聳一小峯如丹竇望鼎天
然一堂奧也峽束其右僅通箭筈尤泥封則鳥飛度
耳余願請參知曰此丹室也盤境不虛生至人不教
教公能無意乎期主人卜築於此屬子敬相與圖之
日已下春乃別問舟而返觀馬蹟潭潭底石也而點
跡散盃如萬馬馳驟鼓行不亂斯亦奇矣抵草堂且
暮亟以酒脯佐勞而月色晶晶不能寐主人援琴再
彈高山而罷詎且則陰雲覆石山雨且至矣主人道
坐禪水仙諸洞之勝欣然欲往參知怯雨獨留余等

買勇以行望禪洞懸崖亡鳥道取兩木梯而登洞鑿
空不甚廣疑昔人藏鏡處耳一再酌而下時雨脂梯
滑甚子敬甫故怖下叫呼剝益怖足踰踰強爲容而
手戰甚余乃正身捷下如履平陵衆大吃元度有濟
勝具余謂無量礙故無恐怖奈何似李伯子憐也已
登水仙洞方池清訖可鑿鬚鬚飲之盡一盞從者怖
不能從歸向參知道之爲絕倒日方午主人移觴彌
高樓劇飲沾醉凡四宿不得夢焉早起則與人遊者
已至遂告歸主人意未已欲往金龍洞客留不盡以
謝主人乃就舟至下洋復飲前所蔭溪頭大樹下載

縉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記

雷

咏而歸是遊也爲日者五而長日加益則兩之爲日
之日者五而卜夜於月則三之故遊無篤於時也而
足以邀客以樂任主人主人美才情而好客客主忘
年與爾汝也故遊弗存於蹟而足以懽其尤滿志者
芙蓉嶂而北神奇幽闕祈仙一奧宅也而千載來漁
父未有知者一旦得之几席間非山靈有意獻奇乎
哉而亦足以快平生矣夫目寓成遊身寓成都神寓
而慮則仙耳仙都者仙人之所都也世人爭光景于
目睫一過而遽慮之直童觀已爾余儕探奇選勝于
此行將煉藥丹邱食沆瀣而神遊入極翩翩挾飛仙

乎遠焉則今日為之權與詎世所稱遊也哉參知曰是不可無紀遂抽筆為之記且以證之來日

重興東港船路記

照舊志補

鄭收履

易曰服牛乘馬引重致遠又曰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言牛馬舟楫所以代人勞也緡為既括通衢行李繹發其先有官馬及東港船公私便之鼎革以來疊遭兵燹兩者俱廢民始疲於奔命康熙癸亥分巡道令鴻楊公行部至緡過龍津渡陟桃花嶺憫民夫之艱難思水道之接濟慨然有興復東港船隻之志即稜檄令尹霍君維鵬令相水利度人力以時修舉廢

緡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記

美

墜甚盛典也令尹則有志久矣祗承方畧乃召諸庠士耆民宣諭憲意庶民子來相與探溪荒之廣狹淺深浚其壅淤避其險阻不費不旬日而竣工舟行無滯而水道以通令尹復捐俸購材料倩善匠剡刻十有餘艇為之募善水者數十人分而操之迫則應公役暇則便於民自是之後人人利涉而役夫之勞於是乎息矣是為記

令孤志按東港特通船隻自鼎革以來水路壅塞康熙癸卯溫處道楊懋緒檄邑令霍維鵬疏通水路開河造船十隻民田稍蘇今歲久沙填水淺舟楫難行矣按嘉慶五年道憲李公鑒宜從邑人李敷解高浦應獻朝請為文復勸修船旋患洪水事遂中輟惜哉

六節坊故

承潘樹棠題

坊以六節名曹茂才勲嘗自記之不詳志行蓋惟誌幸焉耳矣昔者紀文達有言節雖於烈意謂烈激於一時節則委杖孤燈飽半獨案堂帷陪葆積數十年朝夕淬礪誓死靡佞是以難也緡之東有六節坊者竊謂得易道焉易兼三才而六之陰從陽柔從剛與義之從仁二也故義統諸坤六二象之如茂才所得潔承白練之誓敬奉紫微之訓清振赤泉之風懸懸乎該蘭庭芝完其行始得坤六三代終之義者也其在樓氏孝義固與羊呂楊三氏相埒而居無卓錫歌

緡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

美

白華并紫石母女相守可謂曰苦然猶不為凶明代陳氏則凶矣守遺命不得男相借以死坎之上六曰苦節貞凶凶於文象穿地交陷形又言凶危之抑憫之耳茂才慈氏家無斗儲折毀譖茂才請俸諸節母稍得而彰坤之象曰得朋朋五貝以類行也始所謂用六利承貞者歟雖然貞節也即其義也抱義而慮不計利與不利何暇為身後名茂才記之獨若有幸焉者云發潛表幽如六德之歟而翁受焉故幸之抑余又有言漢有曹大家班氏女世叔妻也一門光顯殆其宗派乎茲爾微已故如篇中之以為說

仙都賦

鄭汝璧

繫元造之脈脈璽磅礪於泰初掛散灑於無朕瓊神
 秀乎扶輿瞰茲山之巖巖肇真源於攸儀儻載崑以
 載伏越炎海而焱趨會少微而驤首將東飲於句餘
 既而旋翼中廓轍車闕而四調象太赤之懸居開門
 庭而爲密招五雲而爲郭實軒皇之所假息展縉雲
 氏之元都也於是堅瓠子過超妙先生而問曰僕聞
 有熊之典也始發跡乎壽邱之阿爰緣馬於襄野或
 天游於華胥已馭飛龍而上德遺鳥號於鼎湖荆陽
 之鼓鑄既翁橋陵之冠冕是宕若而山者迺外託於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七

筆

一

窮境復見放於海隅肆歐脫之黠味時帝鴻之所
 如雖冕紀於譜史固無徵於秘圖六籍常典闕而不
 書僕於是覘覘而不是信毋迺河漢之無極乎超妙先
 生暨然而起繼爾軒渠進堅瓠子而謬曰夫谷處不
 可語以通極者東於味也客盤不可語以大時者拘
 於虛也若而夫者殆類是夫吾聞神聖案蹟一息六
 區揮斥噴欲動與化俱軒其籀符出有人無故高陽
 省迺於繪木設華侈方於若梧元冥稅駕乎舉岳文
 命會情於碧合維列聖之有作朋元化以迺徂胡羣
 有之爲罔縉雲景於須臾先靈宅之墟聞信嶠嶠而

蔚紆上當少陽之位下表祈山之嶠高真攸集是燕

是煥呀夫大音賦里大智覺愚茲神奇之煥煥宜見

識於小夫已而堅瓠子神灑魄蕩爽然而噫得躍前

趨稽首再拜願迺下風從公於邁於是蕭星駕命騰

輪駟赤豹馭班摩部豐隆以前導使屏翳以清塵朝

發輒於蘭皋兮夕息乎仙之榜首天路之竊窺兮排

層雲而直上橫石約以運渡兮凌懸崖之噴瀑悅天

半之靡馮兮欲穹窿而中敵練絳河於雙扉兮綴星

杓於一掌兮天鼓之閉聆兮扶雲霆而排盪溜勘壑

而赴節兮騰扣化而流響擗瓊瑤之秘符兮祥雲颺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天

一

其靈爽儀騎氣於閭風兮涉弱流而遊乎方丈頰重
 淵而儼個兮採元珠於象罔左瞰雲關右囑岳屏倚
 龍洲而彳亍兮取鵲磯而徘徊攀綰御而流覽兮宜
 昔賢之忘歸精竭凝而天矯兮腋冷膜而上征折瓊
 芝以爲蓋兮結若華以爲旌霓雲族而懸難兮矧注
 皆而晶焚翠碧峙而琳琳兮迷迴翔乎妙庭隱叢霄
 之祀殿兮開太霞之中翳望帝闕之飛香兮俛開闔
 而屏營擺攝燥之嘈嘈兮溱積氣於上清索算筮以
 穆卜兮願微詞於黃靈舉風后以節中兮指常先以
 爲正紛余法前修以作度兮姆練要以自程選聖詰

之憂露兮雨巖烈之足微揭日月之剗剗兮燭其燦
乎大明思超超以蟬蛻兮澡余德於清泠胡世俗之
溷濁兮俯就首於天鰲焉禽鹿之視肉兮將脂韋以
絮盪資蕞蕞以盈罍兮謂揭車其不罄委厥美以從
俗兮豈余心之所磨俄獨運而弗顧兮庶上陟乎登
閔恍乎感之攸存兮營余中之貞誠亮其茨之匪昧
兮契大同乎帝溟閩金龍之速洄兮振金策之鏗鏗
發寶錄以懸朝兮究太上之至精肅靈蕩以敬攝兮
悉風雷之辟錫羌逍遙以容與兮臨臨曉乎雲坪感
貞榦之速化兮存雨松之嘉名帝斧斤之莫及兮豈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五

霜殺之見凌寧渣死以立稿兮馳遽封於秦贏此中
峯之鼎卓兮割霞標於萬仞巖高頂而注湖兮滄澗
步之神漢摧玉井之寶蓮兮落金華以名郡珍草藟
靡而含微兮珠曲菴菴而吐潤招陽鳥以落景兮側
暹輝於初曉振余衣於層巒兮渺太荒於一瞬霽組
冀以爲寔兮鑷刁調而成韻頌玉軌於椒邱兮循練
金而激沐音濟濟之激潭兮澎濤濤之石瀨激飛湍
於崇壇兮亦灑澗而滂泮苻寫波而嫵媚兮蕪逆風
而繞翻爰有杏暉厥狀芙蓉雲蔚霞環翠崑崙從孤
根轟乎出地華附紛其覽空旁猶霧而突入廓壁騰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六

之縱縱紆四垂之環帶藉萬鍾之金填紫芝御好玉
樹玲瓏蒲挺九節之草木偃七鬣之松菝兩峯之若
厲信一丸之可封於焉蛟行於焉從容意捐害馬目
逆冥鴻追松喬之高蹈踞黃綺之元蹤復有積石餅
鑄危巖水裔若番落之來庭咸檣航而磨萃擊郭跣
行魁肩易鼻被則身毒之錦服則弱質之纓豈大治
之肖形固巨靈之伎猶下臨千仞不測之淵金脊隱
見水碧觀鮮聞昔人之飲馬見蹊澤之宛然已而彈
擢玉臺疑踰瑤島彼何丈人是曰五老舊揖讓於太
蘇曾拍肩於康阜胡惠然之肯來承歲寒以爲好載
徇祥乎鳴咭豁飛闕於崇岡歐蛟螭之所窟架龍恩
以爲梁上榭幽而啟戶中體虛而開堂剖連房而並
葭揚芝臺而交窗既俄階而俄頰亦乍煥而乍涼率
玉英以爲脯斟丹液以爲漿氣孔神於中夜鳴義馭
於扶桑望滢汜而呻納餘髮乎九陽至若隱隱哭
幽神露仙的碇碇磳磳軒奕奕靈草奇葩跌蹠躑躅
跡參錯紉芬奇詭怪特亭罕載於幽經名莫著於仙
籍炎農伯益靡所詮悉且夫鴻鳩渾噩氣母崑崙軒
皇號之以登玉畏其傷道也然照惺惺輪輪國國因
淵穆穆札札芸芸聞於象先不獲其首探之物始無

現其根藏乎妙有之芝游乎太無之門其爲用也燉
燄絕奔搖權無損物皆汎汎而我獨存無論玉霄逸
史紫府散真即天老廣成之下不得勝行而稱外臣
焉故山以帝而式靈帝以山爲豐芭西函之真氣乍
淪中部之元風隨塵墜埃潔清以唯唯廣儲澳深之
如燉殊匪玉虛之外庭赫靈之所止也詎若茲山
閭深岷嶠翠五岳爲伯仲擊三神爲祖禱夷堅無得
而瞻宜墨卿末繇而殫紀圭竇之夫窪銜之子足不
登乎九成目不窮於百里迺抵掌而譁浪夸口而議
擬者哉堅瓠子惘焉愴焉若醒而醒若覺焉之管於

緜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空

栢蒼山雷雨賦

明知府翰溪 鄭懷魁

靈越栢蒼之洞天香嶽僖宗之佐命成德則賢哲攸
鐘隱真則神異斯應北連華蓋南跨鼎湖作名邦鎮
爲仙居郁方平通其元化仲節受其靈符儀天成文
察地方紀顯少微之慮士孕縉雲之才子其隆崇也
萬六千丈其盤紆也三百餘里七界同原八向異

狀峯巒以崑崙氣蔚蔚而決濟不費乃迅雷發聲無
雲怒霖而成響信茲山之奇變光難得而繪勢時則
有越國大夫三駕至其陽九折凌其巔濯纓乎西溪
秣駟乎南田進伯雅釋孟勞薦雕枕舒文嗜心不寐
而耿耿耳諦聽以嘈嘈軒轟旬旬滂瀟蕭駭始殷地
以懸空既傾山而激石栢幹槐柏之林莽若陵隴之
色有似豐隆之所震動屏翳之所蕩漉觸之者霹
當之者辟易碾碾焉礧礧焉淅淅焉淒淒焉於斯時
也獸駭不暇伏鳥懼不暇棲文雉鼓翼而朝雉元雌
叩鼻以夜啼匪選物其無留就納苑而不迷原夫陰
陽載交震坎互列惟屯也動而滿盈惟解也作而甲
拆至乃非虺非陸若冥若填迴薄不已轉軫無垠詎
噫大塊之氣自叩虛化之神爰谷靈響用矢浩歌擬
琴引之霹靂喻雅詩之滂沱

緜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賦

空

栢蒼山賦

栢山 徐金位

猶彼蒼嶺居栢名彌蔭天符以挺秀指河鼓而曜光
境標十邑之勝峻攝九枝之鄉當夫經嶺既涉汪洋
拔鳥道歷羊腸踰馮嶺出緜陽睇南田之巋蒼俯天
井之彌茫見真人之窟宅陟倅命之高岡於是踞絕
峰臨深谷摩青穹仰曦旭盤地三百里有奇峻奇一

萬丈有六飛岸下翔天風時逐膚雲寸合於足下豐
 隆霞暈於山麓星沉巒燭烟幻林複既抗魄而蕩蕩
 亦縱觀而極目襟帶三溪碧流環挹汗評奔騰激湍
 吐吸走浪跳波濺沫噴汁風帆杳杳而往還漁艇微
 微而出人此棠溪一水之所以深而赤管二流之所
 以急岩峩踈踈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岷
 千章而迷漢瀑布萬丈而流傾左有仙都鼎湖之勝
 右有靈龜紫鳳之名至夫洞宇軒敞石根玲瓏玲瓏
 罕岑無遠不通固羽禽之所不能窺或猴猿棲息乎
 其中覽勝遊人探奇騁屐徒倚磅礴瀟灑浙滙蕩六

塵之遺想釋五蓋於煩臆追軒轅之芳踪昇隱真之
 秘跡若夫蓬瀛羅觀真關難期登茲山以長嘯覺心
 曠而神怡彼其之子足躡乎靈境志金乎神阜登登
 于岱宗之佐飄飄有凌雲之高既俯視乎暗曠自留
 襟之浩陶

出塞曲
 鄭汝璧

長風厲長坂徒御何嗶嗶陰曠蕩寒日遙見皋蘭山
 金城限天堊百雉嚴重關七萃盡河朔猛氣何桓桓
 皇威震沙漠青海無驚濶衣袍有深戒對食還走義
 佳兵古所慎念茲良獨難

俊鶴思犁耕良驢耻伏櫪壯士勝推闡功名起沙磧
 斥埃夜傳烽邊關曉飛檄厲部登層陣單子在西北
 胡馬蹴平沙馬光耀無色曉騎四五動逃奮無堅壁
 後隊未渡涼前軍已俘馘振旅奏鏗歌戰門殊未夕
 王者示無外羅德不親兵誓留匪夙戒安用存空名
 高秋泰草白代馬驥且鳴萬百飭剪乘射獵出邊城
 將士一何勁嗜嗜驅風還白日耀戈甲黃雲掣干旌
 左乘搏雕虎右乘殲奔麋吐谷罷南牧呼韓走先聲
 伐謀貴合變緩取良有程豈必事剽戮言要麟閣榮

史屯外拔刀虜犯邊移余備兵赤城會
 將揚之其子紅亥等就捕得黃有堂

赤城城頭月如練白龍堆裏風吹霞黃狐跳梁追赤
 狐中夜馬嘶史會還藩籬自昔受羈縻久矣一朝仍
 外叛幕南部落日招呼安免諸羌顏精悍公然南牧
 躡秋原致令西顧勤宵旰嗟余都署委疆場安得輕
 裘惟燕衍元戎心符僉叶謀授律禡牙直斷算山搖
 雪色晃戈鋌雲閃日光明組練一鼓雄將虎穴穿羣
 醜驚風股先驅射海窮留跋浪餘燎原欲盡傾巢燕
 胡雛駢首繫長纆遺孽游魂泣京觀尺書飛捷向長
 安支幣朱提拜皇眷已看天威震五原敢謂天山定
 三箭噫嗚呼由來擒梳關邊患憐憫懷柔在救變勸

王回鶴豈附唐尙主鳥孫終背漢曾問丹浦亦觀兵
爲語清時莫忘職

美化書院懷古

朱懷素

鹿洞源流未有窮至今猶似坐春風一堂問答知何
盡記得當年雨化功

送考亭朱夫子赴天台

宋 陳邦鑰

羸馬踏殘月荷策登泮宮入門見先生先生何從容
循循善誘能放下青蒿因得附長松短檠相對三百

六十夜高談雄辯磊落沃胸中吾王求士苦慙慙未
許先生久卧龍乘驄直上天台路祇緣此去何由從

紹興縣志

卷之十

文編詩

奎

嗚呼吁小齋從此冷如水澆豎朝暮怏怏爾空留絳

帳照孤燈窗外西風起寒葦

送葉少蘊歸縉雲

蘇 通

昔直承明廬誰似先生早前無洛陽人後笑馮唐老
機雲謾聲價班馬空詞藻豈知困源來尙覺河漢小

斯文嘆未墜妙意付幽託言乘刺史藩曾視金鑿草
飄然香案仙宜著蓬萊島未忘經濟心甘爲窮鬼笑

手援鴻壁危自上錫賦表不知古稱跨能活幾枯槁
端如德星臨民瘼一驅掃方安龔遂政還賦賜域考

越吟念直鳥斯策嗟秦綫江湖計不疎經史心未了

但收王車歸三徑不足道平生林泉志久矣軒冕莠

遠同謝安石樂比東山好蒼生獨未買政坐功名授

淡廷求諸儒戲想前輩少不用欺周南亟問宜室召

按少道清臣子蘇州人而此詩云送歸德堂日趨

吟念軍易曰樂比東山好明爲希聖人矣蘇叔爲

同時人官必無誤而揚志遠舉各項並不

見其人豈蘇特者亦有遺耶詩見行川集

三里塘招梅

宋 葉 樾

扶疎不耐繁華意足自然清絕壁間幻出橫斜祇欠

紗窗明月

宋 李清曼

東萊地前志與不載揚志始著其人而不及其官

考政志馬太鴻云葉樾慶元初監梅壑酒稅

蘇亦詳其官以實之

山屬蓬壺第幾重奇峯翠岫繞靈宮雲藏毛竹深深

洞烟起香爐裊裊風放鶴已歸天上去養鵝無復小

池中羽人畫得飛章法神與遠陽路暗通

案宋高似孫剡縣載此詩云仙都李洪與別情

與籍嘗人也前志但無其人故錄此以存之

遊仙都山

宋 吳謙微

薄宦驅人畏簡書金榮暑閣倦征還歸來有意尋真

境路入仙都不覺迂

山中霏微雨灑塵門前嘹唳鶴迎人遠成一覺仙都

夢更訪遺踪得隱真

紹興縣志

卷之十

文編詩

奎

按宋詩紀事載此詩云紹興中編雲人其詩云蕭
官必入仕者前志均失之故併存其人以俟考

故禮部侍郎古栢范公挽辭原注詩字君澤
一字天碧至正辛

西卒六十四
元 江陰王 廷原吉

鳳凰無凡雜麒麟無凡駒鳴岐與渥產必待天人乎

侍郎丞相後履 亦栢誦遠通蘇與文正 甫時服斬喪母
公同系

孫訓以儒長授父秘易律歷百世俱宋亡邑弗靖徒

步謁陵都元帥 名計聽魁就戮田里釋千俘世皇既召

見神采動玉壺賈冕不世遇京管並駕驅嘗謂國修

短乃繫帝賢愚暴虐亡稟秦仁義治有虞眾貂裂裘

謂八珍醞醕官炬金鑄蓮禁地青現蒲恩光去天

縉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詩 五

尺所器嘉言謨一萬十七人乘遠將臨吳夢母報已

殺後星戒歸途抵閭如其夢孝感驚妻孥江南范秀

才名自九重呼大用木天意小史謂除 編修 應時 需鑿鑿

正統論歷歷編年圖時相欲以本朝繼金為正統公
言金與宋中而前亡不可繼也

媚者雖得沮士優古董孤成宗御六飛萬家新洪爐

超邊五品貴兩省垂範模謂除 江浙 履倒張 珪
江西提學中丞

手握徹理大夫儀曹試經濟政府匪瑾瑜遠引 卧幽
子成 笑

壑獨潔辭潢汚璽室客暮醉鯉庭子朝趨謂公 翁 笑

命說三禮儻然竟長祖北風日云涼繞樹真匪鳥屏

營歡居野盛德仰在予族貧均家財兵亂全婦無何

幸覽遺稿追挽為操觚梧溪集

按王江陰元至正時高士也號席帽山人覽遺稿
視之語皆紀實范文苑有傳大畧錄此併補其闕

謁雙忠廟唐忠臣張許二公廟 在歸德州即睢陽廟 明 李 棠

逆豎亂天紀中原猶沸糜列郡二十四伊誰守孤危

桓桓張許公奮起睢水淵矜喉扼梁汴蕃維保淮畿

大小戰數百賊勢常紛披矢盡取之彼食盡烹愛姬

困迫無此比銳氣長不衰賀蘭坐弗救力屈莫移支

但知固有君豈知身有私只知死可守那知生可為

罵賊念君父至死不絕詞匪獨二君忠亦有賢偏裨

萬春信烈士南八真男兒同時俱被執視死猶視勝

縉雲縣志 卷之十 文編詩 五

震代既內禪褒忠先及之廟親嚴享祀英風懷雄姿

古來誰無死公死有餘輝食祿誰非臣臣道公不虧

至今節義士感激切心脾豈無偷生輩內顧自慚愧

猗歟二公賢不獨重當時悠悠千載下三綱賴扶持

送女 李 棠

汝嫁蓬雀事事無清官門戶亦宜乎竹皮箱篋何曾

滿麻衣衣衫莫厭祖從此遠人為家婦便須移孝奉

公姑肅離勤儉宜家法莫違傍人笑老夫

節婦吟為田氏賦 明 樊獻科

妾懷昔所親今為生死別常有一寸心化作閨中鐵

託孤頁不移愁腸似如結時餐隴上松獨飲寒泉冽
自愛冰玉姿皎皎凌霜雪

山右抹荒感賦

男 鄭汝璧

悠悠彼蒼天蒼蒼曷有極下民一何辜違茲陽九厄
淨波弱崑崙滅閩為滌清疑是齏軸翻轉覺乾坤圯
隴時穴窟遺菘菘葳蕤阡陌民俗少蓋蕪積田無僑石
斗粟溢萬錢茅茨空四壁死者化為魚存者半為腊
易子具夕殍炊骸備朝食餘烈及樹皮何論梁與稷
豺虎走中逸一盞空甚澤樂生既無如嘯聚頗充斥
日落行旅稀通津有鳴鑄余適撫大東回天恨無力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詩

突

感此目為蒿中宵三太息請命叩九關傍皇復沾臆
思拯企聖謨能無忘餓溺朝下列郡符暮下窮鄉檄
糜膚發宿儲鄰封仍貸糶聚糧饋餒糜扶攜集蒼赤
調餼悉來歸食指動千億已知春事熙坐見妖氛熄
陽光一以披融融迴菜色大造無偏阿萬類託生植
安得上豐年八荒同化域

孝子詠題王生卷

鄭汝璧

兒之生生自母兒無母生何有母之生生自兒母無
兒生奚為母子相生還相顧似鳥生鳥反哺訓母
所生兒即死死戴青天戴黃土吁嗟王生得死所

楊母葉氏節孝詞

男 鄭廣唐

人生不滿百常苦陰雨迫長空忽糊雲鶴鶴怒而嚇
三尺黃河水何處呼將伯踉蹌失路人血欲染黃碧
偷窺望湖山故人為感惜浩憤詢千秋為予誦香悃
節嚴獨飽哀孝奉楊家栢淚眼日月枯終始如拱璧
吁嗟乎女貞猶如此鬚眉丈夫寧堪摘為歌鐵板問
藹孤何以報之蘭臺冊

題張孝女傳

鄭廣唐

婆星明沒海東泪夢識仍同孝女歸嘗藥兩推炊玉
骨撫孤三易醉雲衣只驚發并傳清白空俾霜華侍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詩

突

翠幃三十年餘芳烈承珥形應歎古今稀

弔杜氏

烈女陶國俊妻

國朝

李用勳

大節風高萬仞巒英靈滾滾若奔湍貞肌化作寒烟
碧俱血染成野樹丹葵宿芒銷天地老形書烈紀古
今看從茲小鼓氏死青峯下猿啼鳥啼夜月寒

斷指吟

盧呂氏者東鄉白隴村民婦也夫死方少艾
有富人謀奪氏志氏斷一指自誓撫二子成

立力斯養母壬戌秋使步省門固孟 滿
以母節告大中亟為之請性 朝孟

斷指英雄南霽雲盧家少婦與同芬勉書敗救血窟
紙試織殘機痛裏裙縷也秉心天亦泣藹藹足帝
方聞白隴村外烏頭柱喜近蕭蕭耶伯墳

未亡人未赴黃墟躬爲亡人育二雞掘刃無心僞玉
指委禽有術絕金夫飄搖庭樹秋風冷皎潔羅帷夜
月孤手掬好溪書苦節龍鍾兩袖淚痕枯

謝文節公墓

國朝 李綬祺

萬騎竟南牧一身胡北征無君敢愛死有母重拚生
雖負通臣志終成義士名九原如可作能不慨生纓
孤松篇

李綬祺

蘭爲王者香當戶卽鋤去竹爲君子儔積雪假中路
矧乃桃李枝倚籬含朝露繁華春方始不堪春欲暮
亭亭淵底松託根抑何固因風聲自遠經冬色如故

緒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詩

李

歲時不改柯特立參雲綠天將老其材故使遲其遇
所以樛梁姿甘無匠石顧

季年伯母貞節詩

國朝 李景載

烏鳥千峯雪皎皎一輪月阜阜閨人持此比方圓
四座且勿喧聽我陳母節母生也不辰怙恃悲早訣
每詞夢我篇字字化爲血相飲得梁鴻婉婉奉巾櫛
尊章笑口開婦賢余意愜天乎奪所天妾真薄命妾
不遺板蕩既玉石無分別撫茲三尺兒哀哀啼不歇
死易立孤難宿諾遲同穴兒饑食茶藜兒寒補纈裂
兒病騰親丸兒出指親嚙春日雨凄凄秋宵蟲切切

孝經與論語口授含嗚咽皇天鑒母忱歷籍兒能接
昔歲遊鄉校今年貢天闕余忝同年生千里附舟楫
二十餘載思一一爲余說念母獨先歸草草青門別
會作登堂拜雞黍信難恕懣懣情事真詞調何妨拙
採風定不遺聊補更生缺

窮士吟

國朝 呂鴻

窮士生來好奇古身遭奇窮心逾苦苦心不是苦奇
窮好古多窮因其所自從東髮受書讀詳明句讀課
生熟五經三傳子史家細細牙籤信手解青燈黃卷
二十年未識聖賢真面目聖賢面目竟何如古人古

緒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詩

李

道傳在書到頭一語不能踐踐羅萬卷徒空虛看書
不作空吟哦卷帙何須用許多博取經腴塗脂粉文
章錦繡詎堪誇鶉衣百結蕭條裡天生我命合如此
君不見一簞一瓢陋巷中至今儼然有顏子

採茶

呂鴻

武夷山下發新芽纔了煎桑又摘茶玉葉分披紅指
甲銀管半裏黑頭紗秧田水闌筐籃滿夢隴風停笑
語諱日暮歸來聊煮茗清香遠比雨前嘉

題白巖六節坊

京康 夏 諫

赫赫烈丈夫芳名載青史忠與節等倫古有六君子

睦州洪子泉節孝勲編錄搜輯浙東西遺珠此可續

哲嗣繼春暉管彤榮母氏推此不匱思揚芬及鄰里

帝命嘉幽貞表章發潛德魏魏節孝書最幸南山石

題盧節婦陳氏 邑令 周士英

是未亡人爲菟孤千秋心跡印冰壺眼前六尺生如

寄淚下雙痕血已枯漸看牽衣身獨瘁頻勞盡荻指

重孳兒兒成立呼兒語二十年來價茹荼

苦讀吟爲丁生汝廉作 青田 端木國瑚

朝苦讀一盃粥夕苦讀一盃粥一盃粥母機軸阿母

謂兒以書爲肉肉有時饑書長在腹兒不讀阿母哭

縉雲縣志 卷之十一 文編詩 一 室

父有書爲母讀夢有甘蜜有毒砂石中出珠玉

桃花洞詩 知府楚北 蕭 書

西風瑟瑟逢秋仲萬山拱衛遙相送高若登天下墜

滄人行儼如鯢在喪蛇蜒直上三十里舉頭忽見桃

花洞一夫當關勢莫開北門鎖鑰甌越控乃知奇險

本天成那虞鐵騎十萬衆蒼松翠竹滿山巖此地大

可棲鸞鳳石罅時有流泉鳴山前遙聞人聲聞想見

桃花盛開時香風一路鶯燕啣古寺重興佛眼青誕

保我民無怨悃盛景未得盡流連深悔茲行太倥偬

縉雲縣志藝文卷之十二

同知銜縉雲縣知縣何乃容纂修

藝文

唐

城隍廟碑

碑高五尺三寸廣三尺五寸三分八行行十一字篆

書字長四寸五分後二行宋宣和五年十月縣令吳

延年重刻碑正書字 徑七分碑在城隍廟

城隍神祀無之矣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

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

縉雲縣志 卷之十二 碑碣

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

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於

山巔以答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色西山之巔有城隍祠

碑刻實所爲記與篆也陽冰以承冠古今百人爭欲

得之昨豫寇攘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於民

開遠命工重刻諸石庶廣其傳亦足以傳之不朽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承佑那親差權處

州縉雲縣尉周明迪功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主簿費

季文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史良翰文林郎就

差處州縉雲縣令管勾勸農公事吳延年立

倪翁洞

摩崖刻字不計高廣三字一行李陽冰篆書字

徑一尺三寸一尺五寸五分不等在初陽谷